



【人世间】

## 那年夏天

□金后子

乡村编织的童年快乐而清苦,但有时还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磨难。五十年前的夏天,是一个少雨的夏天,当一场横灾突然降临时,已把我推向死亡的边沿。每每想起,都心有余悸。

那是一个橘红色的黄昏。太阳在大片乌云的簇拥下,早早地就落山了,天空变得异常灰暗。虽刚刚进入初伏,却出奇地闷热。

晚饭后,劳累了一天的农人们为了躲避酷暑,夹着马扎,手拿蒲扇,纷纷向村北空旷的麦场聚拢着。围坐在一起后,相互开着玩笑,讲着一些天南地北、不着边际的故事。一群群快乐的孩子,从村东的河里冲完澡,在麦场里追逐着,打闹着。无数只蝙蝠也不甘寂寞,随着孩子们忽高忽低地飞舞,探出一个个鬼头。

我与哥哥来到麦场后,先围着场子转了一圈,接着就听到这样的招呼:“快上车,火车就要开了。”我好奇地循着声音望去,只在麦场的中央,生产队那台刚刚从麦收战场上闲置下来的,高大的红色脱粒机上面坐着满满的人。小伙伴们正在上演开火车的游戏。偌大的机器前后各有七八个人拉着、推着,在一片“一、二、三”“一、二、三”的口号声中,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着。

“快上来呀!”“快上来呀!”坐在脱粒机顶上的来福看到我,兴奋地呼喊着。我跑过去,面对足有两米多高的机器,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,爬了半天也没有上去。这时领头的家伙嚷道:“不要再上了,没看见车走不动了吗,快到旁边卖票去!”“行。”我应着,很快就坐到了位于机器一侧的踏板(人站着往脱粒机里送麦秆的平台)上。脱粒机又开动了,我用力吆喝着:“卖票嘞,一毛钱一位,一毛钱一位……”

可能是车顶上的人太多,或许是遇到了什么障碍,脱粒机往前走了几米后,开始原地打转。此时,有人又喊道:“快拉呀,快拉呀,车还没到站呢!”话音刚落,只听“轰”的一声,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

等我醒来的时候,已是第二天的上午。睁开双眼,先是听到母亲的哭声:“俺那儿呀,苦命的儿呀,你不说句话就走了!”继而又看到家中的堂屋里挤满了人,父亲、哥哥、姐姐、乡亲们,伙伴们。“醒了,醒了,孩子醒了!”父亲高叫着。“我怎么了,什么时候回家的?”我用微弱的声音问道。哥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脸上汗水、泪水模糊在一起,嘴角颤抖着:“昨天晚上,你被砸到了脱粒机下,都以为你不行了。真是捡了一条命呀!”随着声音,大家一齐向我靠拢过来,我正要坐起,“哎哟——疼!”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腰受了伤,只好又躺下。

听说,脱粒机歪倒后,在场的几十口人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掀了起来,才保住了我与另一个小伙伴的性命。

那时的农村,缺医少药,一看孩子没有大毛病,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后,见能下地,就算痊愈了。可随着年龄的增长,尤其年过四十后,腰疾的旧账却频频向我算起。每当腰疼到医院检查治疗时,大夫都会对着CT照片说,这是从小的硬伤,治好是不可能的。你的腰就像一只有了裂痕的破碗,小心用吧……

□刘宝莅

旅游最大的魅力是他处相遇,感受不同的风景。而接触一门与以往生活完全隔离的学科和技艺,就如同精神世界的他处相遇。

一直以来,觉得舞蹈离自己很遥远。

上幼儿园那会儿,讨老师喜欢的,小朋友眼里的明星大都是能歌善舞的。开始每次排练节目,心里都跃跃欲试,期待被老师点名,但是上场的总是那五六个长相甜美、身材娇小的女孩儿。个头高出一大截子的我,后来习惯了演节目是别人的事。

上学后,文艺宣传队风头正劲,参军当文艺兵,荣耀胜似今日荣登榜首的学霸。当时担任红小兵团长的我,曾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乐队。没承想大人的一句话“咱家老辈儿就没出过唱戏的,你只管好好学习就是”,让即将触摸的音乐舞蹈之门从此关闭。

再后来,幼儿园时的台柱子,小小年龄弃学参加宣传队、文工团的同伴们,大多都销声沉寂。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大学毕业进入机关工作。后来的日子,加班加点,天天如冲锋打仗,歌舞娱乐似乎是与自己完全隔离的另一个世界。

人生行至耳顺之年,没有料到,抛向远方的生命弧线,竟回归到儿时的起点。退休不久,见一位小学同学,六十岁的她依然身材苗条紧致,说受益于跳舞健身。受其鼓动,春季报名老年大学舞蹈班。没想到随后住院做了个小手术,又伤着腰。秋天接到入学通知,一看课程表“芭蕾塑形”着实吓了一跳,学芭蕾这么高大上,年轻时都玩不了的事,是不是要放弃?又一想,当初报名那么费事,怎么也得过去看看。

开学那天,鼓足了万般勇气推开了舞蹈班的教室门。第一次站在空荡荡的练舞大厅,面对四周明晃晃的大镜子,顿觉手足无处安放。特别是看到几位正在换装热身的姐妹,身材轻盈,举手投足满满的文艺范儿,而大镜子里的自己,本来就大一号,再在床上躺上几个月,更加腰圆体壮,越发觉得与之格格不入,要命的是自己这副“尊容”在周边镜子的照耀下,抬头即见,无处逃避。好在第一堂课,没受多大难为。出于对老师的尊重,也不能上了一节课就退学吧?由此,在试试看的忐忑中,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芭蕾塑形课程的学习。

开始,上课时跟着老师和同学照葫芦画瓢,下课后全然记不住,一个星期后上课再重新开始。不过此时的自己是这辈子学习心境最为放松的,目的就是来玩的,出出汗,松松筋骨。当然,课要按时上,上课还学不会呢。于是乎,一个学期过去,一天也没有耽误。

实际上能坚持下来,也不全靠自律的支撑,是自己渐渐地被一种新的生命体验所吸引前行。

记得第一节课最后,练习《法尔斯》舞步。音乐响起,整个大厅回荡起优美的旋律,刹那间仿佛进入了一个脱离尘世,身心陶醉的全新世界。此时,身体随着欢快的节奏而起伏旋转,胸腔被一股股热流撞击着,身心多年积压的皱褶在慢慢地舒展、打开,从内到外散发着舒畅的快乐。此刻犹如诱人的美食,留在了感觉的记忆中,吃过一口便有了下一次尝试的欲望。

后面的把杆训练,压腿、踢腿、松肩、压胯,每一个动作,练不几分钟,便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。过去工作出门坐车,开会办公总是坐着,哪受过这样的累?两个小时的课就像受了刑一样,

但是返回的路上,身体经过汗水的冲刷分外地放松,享受着肌肉紧张之后释放的快乐。

练舞之初,照样学样,手忙脚乱,浑身都累,而不知什么时候感受到了练习的受力部位。过去往往把肩、背、腰都视为上身,而把杆训练,在打开胯部的同时又要求拉开腰身,第一次在意识中将腰身作为一个部分独立出来,看到了腰身的伸展和灵动对强化舞蹈表现力的作用。人们对于臀和腿又常常看作是两个部分,而舞蹈训练要求收紧臀部,在视觉上与腿部连接为一个整体,使其下身延长,显得更加修长挺拔。芭蕾基本形态是舞蹈训练的基本功,伴随着优美的音乐,双脚外并站成180度,双脚紧闭,顺着双腿往上的力量同时提起胯部,收紧腹部,打开双肩,腿部往上的力量与肩膀往下的力量形成对抗,腹部往回收的力量与臀部往前收紧的力量形成对抗,头顶被天空牢牢抓起,露出细长的脖颈,仿佛顶立于宇宙天地之间,使舞者从内而外流露出一种高贵独特的气质。这种芭蕾的气韵,呈现出的霸气,是十分迷人的,特别是让已经步入晚年,退出职业舞台的我们找回些许心理和精神的自信。

老师说:“我们的动作都是在身体的对抗中实现的”。回想世上所有的成就和进步,不都是在对抗中实现的?今天身体的形态就是在对抗中塑形的作品。想到这儿似乎训练的那些疼和累就变成对抗过程的享受了。

不知从何时起,下课后我开始回顾训练的动作。冬天的夜晚,手脚冰凉,只要做完热身训练,压腿踢腿,芭蕾站立,分分钟,就血流加快,全身热气腾腾了。疫情期间,禁足在家,练习舞竟成了自己最好的陪伴。

“肌肉是有记忆的。”由于多年伏案和岁月交替,自己开始肌肉下垂,含胸驼背。芭蕾基本形态的训练好似给身体打造了一个模子,不论是站着或走着,会下意识地收紧腹部,打开双肩,找到那种骨骼和肌肉到位的舒适感,应了那句话“舞蹈的力量,就是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”。随之,自己的身体也在悄然变化,感觉颈肩不再那么厚重了,“腰身”越来越明显地独立出来,臀部也开始收敛,遏制了张扬的趋势。

更欣喜的是舞蹈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慢慢开启了另一扇风景全新之窗。每堂课结束时,全班做一个谢幕的动作,表达对老师的感谢之情。昂首平视,双臂打开,手掌向上,同时伸出右腿,仿佛将全场揽入怀中,自信笃定之中,散发着霸气的气场。然后,左腿撤后,双膝微屈,双掌划出一个优美的弧线转向下方,回首俯视,留下一个优雅谦卑的身影。这一瞬间,让我看到了世界上摄人心魄的另一种情感表达,每次我都很享受这一舞蹈语言。

课堂上穿插的一些中国古典舞组合训练,也让我逐步地感受了以艺术呼吸之气推动肢体动作,手眼相随,以神领形的中华文化“神形兼备”的艺术魅力,领略了中国古典舞的神韵。多年来,工作于党政管理领域,与男性并肩战斗,女性的柔美、娇羞等陌生得如同天外之物,躯体中的柔性在慢慢地流失。古典舞身韵练习,让我重新体味到了女性独有的秀美。老师做“冲靠”示范,提气、移动腰肢,推动右肩向前冲出,头颈偏向左边,眼睛顺向右肩的方向,头向下微含,做出优雅放松的停靠动作。瞬间,一种久违的女性生命状态——“妩媚”,闪现出一种神奇的光,照,让我在干涸的旷野中见到了家乡的清泉和娇美的鲜花,不禁怦然心动。

【如歌岁月】

## 舞蹈,没有预料的他处相遇

## 词选(一)

□蒿峰

## 生查子·夜过乌鞘岭

横出亘河西,险峻愁飞鸟。六月尚风寒,万壑闻猿号。

一线挂云中,冷月清清照。动魄笛声残,漫漫西行道。

## 鹧鸪天·巴里坤草原

黑水天山起暮烟,秋原遥望草连天。荒峰故垒兵屯处,圣祖三征噶尔丹。

生不见,救勒川,羊驼云草梦魂牵。胡笳互动边声起,有客思归独怅然。

## 卜算子·泰山卧龙槐

本志欲成龙,不意形如马。铁骨虬枝宁折屈,不受秦封者。

松阵起云烟,弄雨交声哑。碧盖清荫凉透衣,如水山风也。

## 【念念亲情】

## 悠悠枇杷情

□韩冰

五月,后院池塘边的枇杷熟了,看着一个个黄灿灿的果子,品尝着酸酸甜甜的味道,与其说是享受着收获果实的喜悦感觉,更多的则是家人们对二弟深深的怀念。

池塘边的两棵枇杷树是二弟在2013年的时候从南京移来的,两棵五十多厘米高的小树苗,二弟细心地裹了又裹,坐火车带回来。栽种的时候担心南北方温度的差异难以存活,每到冬天便给树苗加上厚厚的包装,直到三年后长到一人多高再也包不住了,才任其生长。度过三个寒冷的冬天,枇杷树枝繁叶茂,第四年在数九寒天中居然开花了,只可惜连续两年开花都没熬过春寒料峭,该结果的时候,黯然凋谢。我查了有关枇杷生长环境的资料,枇杷喜光,稍耐阴,喜温暖气候和肥水滋润,不耐严寒。看来,枇杷移种山东,能成活,但难以结果。

不料,今年春节后,我突然发现枇杷花谢了竟然结出了一个个青青的小果子!这大概得益于去年的暖冬吧。

枇杷熟了!喜悦之下伤感袭来,就在栽下枇杷树的第二年,二弟永远的离开了家人。

二弟忙忙碌碌奔波了大半辈子。年轻时当过兵,却错过了提干的机会,复员后做过建筑工人,采购员,后来自己开过公司,经销木材,日子也慢慢过得红火起来。由于过度劳累,中年便得了糖尿病。随着儿女们事业有成,二弟不再忙碌,放弃了手上的生意,老两口到南京带孙子。

含饴弄孙的日子,二弟开心又滋润,却也思乡念家,每年借调整血糖的机会,回来住上一阵子。我和二弟多年的叔嫂情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处得比姐弟还亲,每次二弟回老家我们都有聊不完的话题,聊家乡变化、聊儿女孝顺和事业有成,聊孙子……二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儿子理解父亲的心思,特意在明水最好的楼盘给二弟买了一套新房子,二弟一说起来就怡然自得。

2014年二弟回来,准备搬进新家,并购买了新家具。但就是这一次回来,一场普通的感冒却要了他的命。感冒转成了重度肺炎,继而引发了心源性猝死。二弟在万般不舍中撒手人寰!他刚六十六岁,好日子才开了个头!

二弟去了,留下一大家人排解不开的忧伤和哀思!因那难以忘却的怀念,每年的清明节我们全家的兄弟姐妹和晚辈们都去与二弟相聚,然而面对的是一抔黄土,我们在外面,二弟在里头。二弟将寓意着吉祥幸福的枇杷树留给了家人,却未尝到枇杷果的酸甜。明年的清明节一定从树上摘几个枇杷让二弟尝尝。

二弟永留枇杷情,江南枇杷故园生。扎根数年终结果,心难释怀系金陵。